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三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居士外集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尙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

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壘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慘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鄂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薰蕕草，轆轤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潞浦，好尋遺玦弔三閩。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羅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裊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祓蘭流水曲，遊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苕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曠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卽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筇歌。無慘漳浦臥，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薰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妒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薰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鸚鵡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禩。明月春羅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鶴飛千里。酒滿棲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臯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薰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蔗。柘音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叻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烽。火遙知獵。日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栢
矢棒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
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
斗牛。一作醞。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舲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泱泱流。汎舸青渚暫夷猶。遙登瀟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楫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霏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緘愁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慘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墅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石迷所。日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羌晝晦。悲鴉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攀香杜。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除。鷺峯岑絕倚雲斜。崑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踈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日鴻鷺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缺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漳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翠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苕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欽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白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擘音聽已遙。千里羹蓴誇敵酪。滿池澎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壘搴香杜。一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杏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鸚鵡一作鸚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幃塵。鸚鵡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鈎簾苑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
柱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
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
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闌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墮春煙。
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
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
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
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
函丈臨師席。鏘金壁有經。
諸生拜玉一作衰。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嘒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花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滅，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鎖

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灑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成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

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已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三字而題云送謝希深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深第三訛爲王耳

【對奕】百嬌疑用西京雜記百驍事

卷六

律詩七十三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臺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綠苔一作長秋雨。黃葉堆空塔。縣古仍無柳。池清尙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郡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峒峒出翠薨。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翻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闢。暮霰六花繁。朔吹蔡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贖。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鷄。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

障泥。

寄謝宴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驢。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

應邱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陰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百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野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席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啾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登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鶴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絨。來尋物外遊。寒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罇彝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冑。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卽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噴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粉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

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處。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南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
崢嶸。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霧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祗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廣終無任
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會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滑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日瞻前山。墉麥風際綠。霜鷄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鄖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鄖人相尚食落頭鮮。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幡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座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藍輿酌酎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遶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嶮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鳥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筯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適文繼楚材。魚貪河魴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罇。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霧色初含柳。餘寒尙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啾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閩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一作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穎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

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五一作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

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知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寒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自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樽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令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世有徂暑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聊。一作寥。

【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霽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春花。麟响。一作瑋珣。

卷七

律詩七十首

歐陽文忠公集 七 律詩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楫送歸船。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謂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

久開何異鱉鮪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苦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禁籞一作養慵踈。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闕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爲我留眞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

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鷲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輶。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自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籬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白靈沼。種稻滿陂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翻。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暫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麈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一作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榜。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灑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驤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鸞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潏潏。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我嗟羶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馬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楸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歐陽文忠公集 七 律詩

三十一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貢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葉。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鏤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圖以嘉一作佳篇。豐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長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一作足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爲報。乏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子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迄今十六七年矣。願我百髮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

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子慚批鳳詔。一作諒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盡祛。諸老何爲譏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麟同憔悴楚三閩。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鷲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茂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白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奠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草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洒面撥醇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識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鬪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一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穎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鼎。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蘚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繼西清詩話以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翠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閩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

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卽此詩其他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宿露宿霧作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良弼帶祕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卽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或作洞非登科記可據

【釣者】釣線釣線作鈎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潁水濱衆本皆作濱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有作濱今從之

卷八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賦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宵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鑒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實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尚千毛儼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羸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侵生斲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子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旣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踈。杳兮條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悅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子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齣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颯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葍以敬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遇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卽廣陵之清骨。一作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滿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櫂。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是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阜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蠛蠓。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授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二首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歟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蝮。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壞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鑄冶兮。器不刃鏗。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匿。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唾丹榛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闕兮。華照欄梯。高構峻兮。日精眩。地禿而赭兮。山樸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惚在兮。杳難追。髮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一首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雖繼而明。卽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容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降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輿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上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旣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上。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褕。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眞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旣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一首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眞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一首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敍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變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滯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郗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袞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溥金深柗黔。蜀漢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閩。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詹南。句嵐囑甘岳。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敍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嵩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句叩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皆十二。句連綿澗安延丹端。句宣

檀驪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滌廬滃瀟。句梧蒲徐酈扶儒禺。句右皆十四。句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讓長。句右皆十六。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洛。

句涇寧昇榮橫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十四。句聯章斷句。句不能遽數。句真定河源。句以諱不舉。句若乃物有疑似。句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句府撫乾虔。句濱賓融容。句渭衛全泉。句繡秀易翼。句渠衢歸媯。句龔恭怵辨。句涼梁祁岐。句鄴單宿

肅。句磁慈維維。句峯封暨豐。句沂宜及儀。句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句劍環恩順。句鎮霸真雄。句又音文之兩同。句至

於太平鬱林。句萬安平琴。句武安洮陽。句新定建康。句二名雖美。句遠小不彰。句若監若軍。句四十有六。句保定信安。句廣信安

肅。句鎮戎保安。句岢嵐火山。句順安寧化。句實控三邊。句其餘瑣瑣。句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瓏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此十。疑是北十。而脈脈而朝朝。一無此二字。

【啄木辭】五財。一作五材。

【哭女師】兩毛。疑。毛字。

【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論十首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鬪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地土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債，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賈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曰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

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

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褻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旣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蚺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摺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二。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

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台。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

皆不得其統。其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閔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閔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末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崑崇其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得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

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繼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靡之。忠臣茂正。思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一作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瑋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

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不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就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魏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

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三首書一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財一作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簞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贖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闔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闔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闔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人足。井田旣壞。而兼并

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位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裘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蠶織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峙。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餽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礙水衝。民田祗百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候。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瓶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据檢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一作古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羣飲馬於河。烝民不聊
生矣。非北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
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卽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
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馬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

以後既徵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本論】以教道一作導而於一作而已，立法以制之一作財，今四海三方一敢驕一作驕。

【原正統論】正統之論，作一作正統，其一作無不一作其詩下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太師亦，仲尼以為【至】以加

正月【四十五字】周室明王統之所在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疑】推尊

此下一左驗一作其驗，唐授之隋授一作至，其有於字下一

【明正統論】其上一作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所謂之正統可矣矣一作也，相兼一作相并，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有東

可謂之正統乎及五代是也，六字魏篡位一作篡立，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得之者少也一無，正統之

說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二十八字，復正一作後正。

【秦論】其德一作其功一作其，夫始皇【至】廢秦也【二十八字】，一一作然自漢而下為正統者多矣，其用德之薄厚

百官之稱號下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廢秦也，三代以德而相傳，何害於正統也天子

章而稱道其功德使後世炳然悅慕，其所為秦獨不然又特惡儒生學士，是以漢興學者尤醜，武之功昔

豈大公之論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漸積之德非其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

【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為貴，人之分四

者千費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苻堅。此下脫當
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苻堅二字。

【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贍一作贍。今坐華屋。一夫字。脫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高化軍疑。惟耗。一作雖。有支移之賦。一作賦。

【塞垣】斥堠。一作斥候。牙帳。一作可。我師禦扞。此句疑。藉城險城。一作賊。

卷十

經言二十三首

石鶴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鷦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鷦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鷦。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鷦。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鷦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察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鷦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鷦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鷦。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鷦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鷦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常有隕鷦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鷦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鷦先言六者。石鷦微物。聖人尙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鶴來巢。不書幾鸛鶴。豈獨謹記於石鷦而忽於麟鸛鶴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兇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日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

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理其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譬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善，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繁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旣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闢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無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喻。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

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始一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於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鄒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禮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

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鹵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鹵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

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鶴論】獨經一作經獨

【辨左氏】人事也。一作平。韓賧，一作史。

【易或問】文海作答問。卦及彖象。於泰於否。文海作而泰而否。

【二南爲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作亦。

【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疑。

【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卷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讜者。卽爲讜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考一有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及。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旣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作旣。一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讎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
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靡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
之迹。至讎。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
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
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敢一有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子。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
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
詩。以詒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日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勸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遠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澹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瀾皆將作監主簿旣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虜裂。焚蕩翦雜。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眞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假簪。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強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尙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七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夫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者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天。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王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管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糜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宮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婦。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塞。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於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子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於蜀州之廡。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儒。扶其柩歸於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於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於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於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尙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祁公神道碑】景祐。

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錄。

一作學乎聖人。四字上一其婦。一字上一有而字。

【王公墓誌】水丘氏。

集本多作巫丘。

【薛君墓銘】又監。

一作後監。

【盧氏墓銘】將作。

二字上疑脫適字。

卷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槨銘一首 墓表一首

漳一作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廨。其子洎。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於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楮。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泊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泊爲某官。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常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困之備。身與士卒守澗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家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卽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溪。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囚人趙諫。趙諫。斬於京師。三字一作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欽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澹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哀。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家爲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蹶殆不可爲。書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安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子之賢者齋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味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窻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旣而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食我菽。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降。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櫛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櫛。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櫛。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臺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采筆之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假。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願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子留。願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於朝廷。發於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分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張恕本作張氏荆門荆作劉其家一作居益盛益上有族字嘗世家嘗作當家，上有名字節之無之字跋墜作跋及其

作及見莫見見作及

【謝賓客】魚袋無袋字

【張司錄】山東山下有南字可兼可得

【先君墓表】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灑岡，一作道州歲取百千百一作十抱汝文纂作劍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居士外集

卷十三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繁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於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墮。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闕。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一無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記。二字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琫。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齋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上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進。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系。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嶧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噬物。動則不能。有略。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其案舊句。揭之於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鄧蓼相介。纔一二十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鄧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闕陬嶺微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此一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苗者。叢蓼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口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常盜之傳。刀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唯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治。一作小齋。河南雖亦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闕達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蕪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剪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治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櫛筍之屬，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強，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八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土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常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箬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陰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斲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假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闇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白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此字一無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坊段。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郟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乘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上。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凋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盡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庇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子。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謁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樂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樂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一作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斷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盡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眞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輿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闕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歷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平，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平，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成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子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子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於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子以不幸少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於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於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於彼。而伸於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子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虵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鑠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續添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息。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政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

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璧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闐闐。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墮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淨垢院記】處其處上有聚字。十有八無有字。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洛陽洛上有命字。損小無損字。三十六三上有凡字。旣畢。

畢作遂爲無二字。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隸漢州。諸本皆以加爲方。非。以荷滿歲一作未嘗此下一有敢字。君行達君疑作若。恕可知矣案作之下。

一作其下。

【明因塔記】下百年。千作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恕本

【叢翠亭記】周營。恕本同常以同注嵩室。同注最獨。無最治亭。同注連者。一作而刻之。此下一

【大字院記】某人題。某乃人

【東園亭記】脩友。修作為大。為作儔二。二下有始約。約作乃希。乃作幾一。無一未出。作未少以。以作風土。

一作十風給生。給作豐年。年作往來。作佳益脩。脩作不復。復下元幾閏。閏下有其溜。其作石物。無物友

蓋作善字。二年文載作也。也作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腎腸哉。無哉貽怒。一作以騁其恣睢。無此有司。有上有不興。不作壯陽剛燥。

四字作以干陽氣使風。使上有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以燕。以作誦之。誦上有雄富。雄作在體。宋文粹此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而某字

作於其壁。同正

【伐樹記】其根三。其作庇之。庇上有七尺。尺作杏之。之下本死勢。死上有

【戕竹記】恕本記侯利。同正文

【游條亭記】是為。同正文心者。無者

【浙川記】浙作之資。資作所餘。所作甲子。甲子下再有今惠聰自三字。雖老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以其無以琢磨琢磨然後所食後作以庇我以上有浮屠之下

有人能教 我之有無有所欲用之之因具言因下有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文發作問其所

為江達云修佛 始造歲月文戲作始可喜文戲作十六日無十字有夷陸

殿者乃李遷之 今家集以偃虹按文忠公祖諱偃所記金雞之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思本作長

三萬有五千五百工五百工百步之隄百步皆蒙其利無此不以廢不廢

【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秀卿秀作謂山水謂上有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

字上有而字江達云此 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 瀑布下皆戒人羽字皆下有食之之岸時時有本疑此井為水為作

【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作遺此井為水復有廬

【三琴記】皆不知皆作

卷十四

序一十二首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呼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專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祿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靡纒一二而已。故敘禮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貞。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郡。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挲。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案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堦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邈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常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頗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一作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曰：「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軺，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羈，出入府門下，人固羣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子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子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琅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一作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子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箕箒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爲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玄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降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饒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此字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明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預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尙以二字無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武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綠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頰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械。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軼長道。摻祛爲一作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送方希則序】將有無將字不利二字作好世褚囊囊作囊

【送陳經序】而下北下作若斷斷作擗擗作登覽登覽作覽相傲相下有羣旅遊無遊暮已已作三日日作

【送楊子聰序】歲數之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一有河南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遂特特字本疑

【送廖倚序】幾歲一作載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歷忽本先膺二字作光英而精而下有志高志作行潔潔作河陽諸本皆作洛陽按序

吏事而至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去則非歸洛明矣今正之終則則作事訖訖下特其特作

【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稱述述作而深深作爲用無爲

【井源字序】古仁者一作古是以以作而字子淵文獻作且止同正

【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美之文下有文文下有禹之言言下有言堯舜無言又直又作文王之世宋文粹名無之字

昌

名下有日字

古人之命字

一作古之命字

所道

道下有字說

作字說

三字

所以尙

【送陳子履序】

本姓爲陸故公之集

或曰陳曰陸

煒然

卓

所以尙

後悔

一朝

本無此字

其聞

聞作致思

思下有發辭

辭下有

發辭

辭下有

發辭

辭下有

發辭

卷十五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一作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旄，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下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闕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於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詩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象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誤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闕。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敍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一無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

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一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砥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君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一首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自令。願三字一作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嶧。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擇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擇。將謀招出之。擇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擇幾不自免。擇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擇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擇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以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擇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擇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擇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擇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擇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資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繫示子。子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常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筋。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無字。言水旱。旱下有旱字。訴於宰相。四字作叫。四出。四作分。幾民之。三字作其。幾不得達。幾一作幾。霖潦。二字作水旱。易見。見下又有也。通於。於作于。吏居。居作隔。生死曲直。作曲直。而民之志。而下有凡二字。聞於州。

聞于作於上乎天縣不養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想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子達乎于於上乎天縣不養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想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子文令與主簿尉作爲佐是縣作其以夫二字作子因二十四日四及下六字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

【傳易圖序】至其無其有激云爾作有激昔孔子子下有其事無其必以書夫子自作子下有取卦體

者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焦贛費直二字上各自得作自言

之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賢畫序】有信都公請七賢畫事示焦生汪遠云此篇文體似非序但文集作銘字可疑王深甫長樂集

之頌贊將以刻石永告來裔而回也不肯亦辱於此數則公無蜀物文纂作無始為贊文纂作

所請作詩者不一也恕本作求七賢畫贊與焦伯強書無蜀物文纂作無始為贊文纂作

【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作題龍茶錄後汪遠云此篇似非佳客時文作齋夕作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

時文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桑樸傳】本舉無本往來文藝作往來里中四字作為也也作夜入作夜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

凡二十字推仆文藝作轉運使文藝無嶠古險嶠下有涂山涂作捕之無之宣頭無頭授名名下有捕罪

黜巡檢檢下有其間二字見召樸至京此下脫輒出出下有數日作十民皆走民字作獨有無有三日上

有後則攜文獻作則自攜攜其具攜具白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某處處作察其實作察得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字
刊本作復命復上有非我我作送三班行下有與兵馬與下有手殺二字作平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譏也與無
卒疑誤復而字詐也亦思之然無此四行以行無二二廩二廩作見民見上有又善劍善下有常畏作常遇人文獻作而能者作
然偉烈偉義古人之有然焉文獻作不誣評作知今人知上有擇所為擇上有次第之之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爲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卽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卷十六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末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湯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設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容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鸛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珣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籠。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裴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一作奸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費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閻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舉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賜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猥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遵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飭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意。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舉。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舉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其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既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帥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常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於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疎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闕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閒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卽善龜之神。而再三黷。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釋，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乘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三字一作狂者一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旣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馬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恟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鋼。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

【與郭秀才書】羔羊一作羔鴈且少一作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勤且勞

【第二書】剪剝一作翦別發之一作發明之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言道軻一作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一作誠一作試

【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

【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卽一作猶叩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杳息愁無爲一作愁一

【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粹然而精賤技一作賤役

卷十七

書一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閔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

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圜。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作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遠日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一作能繼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善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日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又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筴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

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常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脩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閤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乘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敍，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重。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涓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尙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鄙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尙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自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旣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床。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卽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道慢之癖。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卽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_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笞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_疾藟。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

一無者字。

私自。

一作私以。

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

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與高司諫書】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

一作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

不可屈之節。

屈字下。

不以賢者。

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一作其

【第二書】五七一作七五一作五

【第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自恕今乃一作乃今

卷十八

書一十二首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儻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樞。前古一作前。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馴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擢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叢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因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菲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日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敦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宮儒一作玄。先生碑。擧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楸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注。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晉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旣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旣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傅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且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一作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白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蹇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二字疑衍

【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十年前

【答祖擇之書】兩策

一作兩册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知字下，一有於字

【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一有至字

并前所記記一作寄

卷十九

書一十五首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常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

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尙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於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櫛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且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惊。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倣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旣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日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能。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會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案。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鬪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正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入閣尤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誤謬也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歸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
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
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
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
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
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
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
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賢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乘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案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此下一有又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真蹟世字下有固字況一人之力真蹟況字下有以字

【同前】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代亡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自三代此下一有秦漢二字奔走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不足以示人不字上一有恐字自傳此下一有也字

卷二十

策問五首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與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諡議一首

贈太尉夏守贊諡議

議曰。謹按諡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諡莊。壯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諡。諡曰忠僖。謹議。

齋文一首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降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六首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無窮。尙饗。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能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卷二十一

譜三首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管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頤，頤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欽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詢，生四子。						景達，生一子。
倫，闕。	肅，生一子。	長卿，闕。						僧寶，生三子。
			邃，闕。	盛，闕。				頤，生二子。
					約，生一子。			紇，生四子。
					胤。	器。	德。	亮。
								詢。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二子

璟

琮

幼讓闕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二名亡

某

某

戊

託生三子

鄂闕

				偃。生三子。	信。生一子。			伾。生一子。	
曄。生三子。		旦。生二子。		觀。生二子。	端。無子。			素。生三子。	載。生一子。
宗顏。	宗道。	宗古。	脩。	昉。		藹。	曉。	霈。	鑒。
									煦。

	邦。 闕。								
				倣。 生三子。				佺。 生二子。	
	頊。 生一子，名亡。	顛。 生一子，名亡。		穎。 生二子。	羽。 無子。			翦。 生三子。	
			昱。	景。		勳。	凱。	遄。	宗孟。
									宗閔。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於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感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舊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任^{第三}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

據宋輿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

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假^{第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傲^{第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翱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眞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尙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繼之子歸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歸字。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字二。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字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居于南。仕于陳者曰頽。威名著于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卿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始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前。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

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尙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諡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實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顛、顛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瑛，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瑛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顛至通，史皆以爲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爲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諸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上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喪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者，作爲譜圖，而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爲世，使別爲世，因上承其祖爲玄孫，下繫其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了孫之多少。大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爲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鍊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傲。生子。
			穎。生子。
		昱。	景。
	顛。生子。		
頊。生子。			

此譜圖與石本大槩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善十五處。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贇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於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歛字正思漢氏以歛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

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

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凡字上一字彥士。一作世。有故字。

又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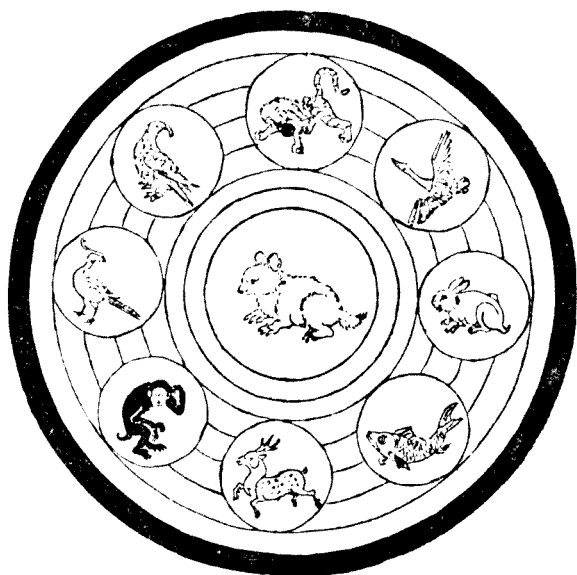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

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酬。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居士外集

卷二十二

譜一首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

人亦罕用。惟研簡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甌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一首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以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口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一作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瘦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圓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瘦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

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蘼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葉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桑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

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其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蘼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量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撒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

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干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棧子。賣城中。謂之山

筓子人家治地爲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醺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裏。用軟土擁之。以莖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口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莖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書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日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入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闔。而凶訃已至於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硯譜】惟此崑石。此一作歸峽。此下一有間字。

【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或無一字。

【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有姓字。九榮真珠。此下一有紅字。下同。司馬坡。一作嚮其園。此下一有宅字。因曰。一作因名曰。有一白點如

珠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脫一者字。崇德寺。一作崇真寺。如拍板之狀。此下一有二字。不過一二朵。二一作兩。

此花黜矣。此一作其。丹延已西。作巴。

【風俗記】以菜葉。以一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入兩字。或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日。三月二日

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乃澆。以鍼花。三字上。一人

其膚。花輒死。輒一作皮。輒一作必。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概

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仕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卷二十三

雜題跋二十七首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篳者。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復一作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

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成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翱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拮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漆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葉詰、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

宜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卽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子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趣一作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尙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尙如西臺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

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皆一。有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畫鬼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眞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

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子邪？然斯二者，惟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

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扁鑲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子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其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眞宗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侍，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常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闐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廢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獮，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禱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又條惡。可當之。石本作可。以當之。而不簡。類彙作而不簡。或類彙作。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
 其字。歷貶。石本作歷。官歷貶。盡知師魯。四字上。石本無。仁義忠義。石本作其學。其字。叫屈。類彙作叫地。於其銘文。石本無。乃云銘。
 文。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石本作皆非。故不。此下一。若謂。石本作。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彙作皇甫湜作韓文。誌云。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作。仲尼言。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豈恤。此下。石本。
 公誌與李翱行狀。誌云。誌言。石本作。廢而。真蹟廢字。上有遂字。世人。真蹟無。

【跋永城縣學記】唯以。真蹟作唯於。廢而。真蹟廢字。上有遂字。世人。真蹟無。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卽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尙或可疑。姑附於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卷二十四

近體賦 十一首詩 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

臣伏祝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豈尙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常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

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况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責實。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似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宸。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昂。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舍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罅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陸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

稽往謨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宇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階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階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甍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所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上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上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視。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旣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鄴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威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綵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翻舞名。竹宮歌瑟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芟憇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馬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旣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旣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尙。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秦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爲。致爾漢皇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贛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哂。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
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蠡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持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之以起南任也之以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殆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太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饑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彌天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彜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繫纆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護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祇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降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釋聖猷。鋪昭皇極。眷難棟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質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聘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槁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籥之借，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尙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轡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礪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尙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剗剛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鬮之所。禱辭以設，方祈

紀地之名。用能縛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禁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浚。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峯。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尙。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基。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

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斲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魯公之後，某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棄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猷。蓋固蒂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祀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之舍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鹵簿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蔽為裘。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進擬御試賦引狀】自四年來。四字下。有五字。

【玉不琢不成器賦】可成。一作可名。難成。一作難明。

【賞以春夏賦】必順。一作先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一作發。南任也。物之以成。養育。長育。有常。無差。無爽。

一作不爽。具在其載。往牒攸欽。一作往。事逆。一作事。有災而有饑。一作或饑。而或饑。主教。一作主殺。而不行。一作不。後。故能。蓋某。

且異夫賜以盤纓。一作豈比。夫。賜以繁纓。夫。贈其袞冕。一作贈。夫。袞冕。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完為鞠。完。當。作。梳。

卷二十五

論三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附】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世【疑】。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澆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

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髮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嚙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堅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

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仰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矢志憂傷。而橫天。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始作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隨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王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兩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八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士就間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

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稜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聘。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間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

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眞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眞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眞。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踰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敍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

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尙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揅溢。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箸者不能救饑。持鞭者不能御騎。又何必中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尙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

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寢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蕩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房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厩。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荊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一作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於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顛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郃封。佐堯而爲農師。居鹵成於王業。綿綿之賦。本仁積功。膺膺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逃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

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尙猥并。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郃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卽神臯以開壤。據澗澶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旣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面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徒毫。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籥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甌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寔微。寔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裹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甌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僞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樛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井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恥。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蠶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蠶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助

華之閔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魏拘儒。亦常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榷酤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馘敲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誡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寧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蝨尾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權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訛。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夔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屏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嗛殺暉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投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治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

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嗛殺暉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與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可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尙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澁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陶。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戶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旣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力。故蒞事惟能。不揚於景鑠。逮夫上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敍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彊。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其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蒞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旣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第三道】循明一作偏明【第四道策問】頗枘疑是折理疑是枘理土圭之影影合【國學試策第一道】

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

卷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眩眩以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其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

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

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壯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獾。習深淵者。至能涸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爲戚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戚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豕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

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第三】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第四】屯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作有中字。

【第五】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一作心。兵非聖王。王一作人。

【第九】同人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一】觀下觀於民。於一作乎。

【第十二】剝動以經綸。易釋文。黃輿云。經綸作濟也。本亦作綸。

【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其志通。此下一有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其志通。有也字。

【第十七】恆久而久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脫天下字。不吉利。一作不。

【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作。

卷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

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童子又曰：

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豕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豕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豕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豕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豕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豕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豕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豕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

【第二 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被其害矣。突字上。一有者字。

【第五 革】貴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字。

【第八 艮】可爲而爲者也。爲者一作有爲。

【第十 兌】萬物之象。象一作衆。

【第十一 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

【第十二 小過】於治人者。一無者字。

卷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尙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腫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腫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

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

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惟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實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

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繫辭】然有附託。有一不字上一莫不自信其。此下一其肯。其一作豈洛不出。一作河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

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之不爲。有不字上一遂其一家。其一作爲聖人之將。此上有用生著。一作生不能通也。而

乖戾也。二也字下一本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人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子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日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外制集

卷一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與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荒一作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於一作有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墮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元本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
勅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中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毀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忠議者屢以爲言朕愼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爲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

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承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子之蠱。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敍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敍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尙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其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差可

登州黃縣尉

五字一作主簿

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其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

一作同

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其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其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

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思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達可內殿崇班制

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達。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此字無山

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一無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

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

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

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

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閔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

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禕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于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錢一作錢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尙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尚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於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此字無有迹。而爾方以老自此字無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勅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洊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子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

並磨勳
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子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子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麟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白
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一作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
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一作以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
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
子。俾榮初仕。仍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
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

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於其此字無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

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字無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辛。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聲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子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費。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

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_{子一作}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_{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_{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_{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_{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序】聖賢相遭_{遭一作逢}。

【皇叔荆王制】行荊州_{此下脫}。

【陳淑等改官制】_{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

【柴貽慶制】_{貽慶一作貽憲}。

【秦州推官董彝制】董彝一作黃彝

【趙安期制】可以一作亦可以

【王守一制】沿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議州二字

卷二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置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壯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子。士之美一作一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勤克

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洩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爲。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此字無。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石可下至此。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
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敍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此字無。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筭權。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敍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此一無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此一無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作有志。干譽而進。不可爲。一有偽字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枉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問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當字進秩。乃爲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字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洩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聲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職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監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勤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霈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

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失。克保厥終。一作終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一作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閔。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字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敍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朕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二字一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人亦足有爲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家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西京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一有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焉升爾於朝往膺一作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二與一作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搴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

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此一字無豈不榮且樂二字無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開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開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燁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此一字無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洩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二字無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賅無輕重。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澁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

並磨勸
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無雍。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其一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敍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常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有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眞捕賊吏。後時而無獲所。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褻以勸。一作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俸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旣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

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束在於此。一無子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於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騷。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勅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敍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乎。一作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一作不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席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

【鍾懷德制】筭推一作權筭。

【樂許國等復舊官制】古綿本以司門爲司勳服於其親也足矣作報於其親也足以觀爾觀汝一作

【孟皆制】皆一作階

【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稽一作蓋循

【郭固制】慮變一作應變

卷三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

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勳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敍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敍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敍進。升之期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敍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尙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

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證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承制

勅具官張紳。朕閔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日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一作顧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瑛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一作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

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蒞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尙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尙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

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一作倚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此字無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澄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祕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徵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汝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濬轉官制

勅具官杜濬。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一作加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亡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以勤。愼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束子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沖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沖。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之。一作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其一字有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思一作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旣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旣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澧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尙有茂思。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

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責賦成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一作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惠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閹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

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其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鈴轄。楊畋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釋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其名。往專討輯。逮茲二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瘴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子旣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疹於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

以優官具官某久服官勞願章吏最老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閭闔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澄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祇惟畏以茂對我朝察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道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儲

坊俾通朝守。盍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戩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人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怠者。可。

錄事參軍張王一作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敘進之榮。茲適常典。疇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泊品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學。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闈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尙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畋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治林術程濟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邁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旣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

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益制】潘一作汪。

【進士劉純制】故甄收故字下脫於字。

【劉皆等制】寵命一作恩命。

【郝嗣宗制】苟有一作苟得。

【柴宗慶第三女制】連戚里連字下有一榮字。

【倪俊制】皆可選擇一作可得。

【盧守勤制】勤一作懇。

【曹元賓制】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

【孫量制】開封縣一作封丘縣。

【楊元贊制】報効一作報夜。

【杜杞制】爾可一作汝可。

【史吉亨等制】蘇黃中一作蘇莘。

【邵必制】爲治也此上一有學字。

【呂遵制】脫穎。穎一作脫。

歐陽文忠公集

九 外制集

一百十五

